

## 岛

### 1

他走出那间狭小的职业介绍所时，下意识地伸手遮挡了下对面那座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反射的阳光，就像初登舞台的小丑一样企图伸手遮挡他对一盏盏亮起的镁光灯的欲盖弥彰的向往。

他的名字叫做岛，应届的Q大毕业生，和所有这个年纪的青年男生一样的懒散精致地贴在他们散发着大学男生宿舍味道的白衬衫上。他看了看腕表，现在距离今天下午的面试时间还有四个小时，他琢磨着他得先去附近的商场买件合适的西装，在楼下的小餐馆吃顿午饭后再回家睡个午觉，如果起得早的话，面试之前还够时间洗个澡。

街道上来来往往的都是衣着整齐的蓝领、白领，当然也有无领低胸短裙的性感女士。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在无穷远处，脚步是不掺半点杂质的匆匆。这是Q城最繁华的街头，也是最繁忙的街头。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城市也不过是两个词语创造下的傀儡。

岛对下午的面试还是挺有信心的，至少他在物欲横流的茫茫人海中他还真的像座纯洁的孤岛，他迈着自命不凡的步子走进人群中。

夏日的阳光毫无遮拦地肆虐着柏油路面，白光泛滥的戏台，戏子与傀儡的对手戏轮番上演。

### 2

岛的身体里。

又是一天清晨，灰白色的光。于是青灰色的血管，红的透亮。

像是不知道方向，无数个细胞每天在身体里就像是漫无目的地前行，最终汇成所谓的生命的泉涌。每个细胞都在忙碌着，有条不紊，井然有序。它们按照基因早就设定好的蓝图，程序性地分裂，程序性地分化，程序性地工作，程序性地死亡。每个细胞都有自己的生命，但这个生命只属于他们的肉体，不属于他们的灵魂。

它叫屿，是人类数十亿细胞的其中之一。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个“早幼红细胞”，即处于造血干细胞向成熟红细胞过渡的阶段。

屿和它的成熟红细胞一起，在岛体内血管中的每一处逡巡着。红细胞是人体所有细胞中最孤独的尽管它们的数量那么多。所有的细胞都可以偶尔停下来发发呆，可是它们却只能永不停息地漂泊在血浆之中。那是涌动在血管中的，寂寞的洪流，浩浩荡荡，像是场盛大的逃亡。

静默无言。

而屿又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存在——早幼红细胞本应被“储存”在脾脏的网状结构处，那里是所有成熟红细胞的故乡，也是他们最终的归宿。而屿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过早地与其它成熟红细胞一起流入了血液中。它本来就是个错误的存在，在血管内的无数个细胞中，没有一个可以成为屿的同伴，它的寂寞甚至不同于它们。

也正是因为这个错误，使屿拥有了其它成熟红细胞本该没有的细胞核。寂寞的细枝末节，像是在逃脱。

它在别人的簇拥下独饮只属于它的悲凉，任凭它无谓的呐喊在冰冷的血管中逆流成河。它生来就属于自己的征途，有太多的故事无人倾听。

它曾路过血管中的某处伤口，那像是最壮观的古战场。无数的病毒和细菌从伤口涌入，又有更多的白细胞义无反顾地向伤口处涌去，还有数不清的血小板以自己的身体作为壁垒，堵住血管的破裂处，保护红细胞的安全。

它曾经途径肺泡处的毛细血管，它侧耳俯在血管壁倾听胸腔深处一声一声的嬉笑与叹息，千万话语深处无人觉察的自白与呐喊。

它在生生不止的心脏里炽热血流中感受过一阵平静到极致的严寒。

它也曾体会过瞳孔深处明媚的黑暗……

但它也只不过是看着，听着，麻木着，遗忘着。

它想也许它明白了，为什么成熟红细胞要在最后的远征前吐出它的细胞核，因为他们不需要，这本就是场注定孤独旅行。

一杯咖啡。

水汽弥漫过玻璃窗的棱角。

岛坐在他的办公室里，透过身前巨大的落地玻璃舷窗，俯瞰着万家灯火下的流光溢彩。

他伸手。大雨倾盆。

他的面试很成功，在考官透过厚厚的眼镜仍然犀利的目光下，他成功成为了当天十几个面试者中唯一被录取的一个。多年之后，每当他站在窗前眺望城市尽头看不见的远方时，地平线彼端弥漫过来的迷茫时常会模糊他的视线，让人看不清远方，他想起当年面试考官问他的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你已经提前看到了你人生道路的终点，你会选择继续走下去吗？”

他回答：“人生如戏，无论这台戏的幕布后早已设下了怎样的结局，我都想做一个不听话的戏子，我唱我自己的故事，哪怕这台戏的最后一幕是我最最不想看到的结局，我也能假装以为，我并没有输给那所谓的命运，我只不过是输给了我自已。这样才算是能对得起台下的观众吧。”

“如果台下一位观众都没有呢？”

他沉默。

“快去洗个澡吧，你都多大个人了还给淋成这样，也不知道跟你讲了多少次上班要带雨伞，你这孩子就是不听话。”母亲的絮絮叨叨的声音混合着炒菜的声音从厨房里传出来，二十几年来一直都是这个语气。他洗完澡换好衣服坐在自己的书桌前准备拿出那个公文包，母亲走过来，将一盆洗好的樱桃放在他的桌上，“先吃点水果吧，这是澳洲进口的樱桃，路边是买不到的”“我还买了些新西兰的奶粉，是全脂的，像你这么瘦的就该多喝点，大人也是要喝牛奶的”“今天的雨下得大啊，是不是又要刮台风了，你每次下班的时候要记得关窗户啊”……她突然不说了，她知道儿子工作压力大，常常会一个人在房间里坐着思考，不希望别人打扰他，这些都是儿子曾告诉她的。她默默离开了房间，悄悄地把门关上。

岛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母亲已经听到了他还没有说出口的话。

太吵了。

屿的孤独是阳光下一座温和的冰山，内心深处孤傲的严寒被温暖的光线封冻成茧，直到另一座冰山的出现，使它的孤独化为一滩水。

那真的是一座冰山，那是一只身材狭长的脑细胞，隔着青灰色的血管壁看去就像一块温润的白玉，冻住了汨汨流淌的纯洁与美好。

“你去过很多地方？对吧。”

是时光凝固在久远的血管中，屿愣住了。

血管中是有声音的么？这不是血浆冲击血管壁的声音，这是真正的有生命的语言，它以为在漫长的血管中不断回响着的只能是那无数个成熟红细胞没有生命的沉默，沉默到连它自己都忘了，它的躯体中一直存在着它们没有的细胞核。

这声音将屿从沉默无边的幻梦中拉扯出来。是的，它去过很多地方，很多很多美丽的地方，美丽到只剩下沉默无言，却也无人诉说，直到美丽都被美丽淹没了，只剩下沉默，无尽的沉默。

“是的。”屿说得很简短，它太久没有和有生命的细胞说过话了。

“好羡慕啊。”回答倒是一样的简短。周围的血细胞依旧匆匆，给屿一种这话是专门只说给它听的错觉，它又想想好像也确实只有它才能听得见啊。

“都是是很美很美的地方吧。”

“算是吧，但是美不代表你就会喜欢。”

“我会喜欢的，但是我去不了。”

屿想起来，这里是大脑皮层。正是这里的脑细胞操纵着这具身体，谋划着身体里每一处看似漫无目的的生理活动。但是脑细胞却没有机会像它们血细胞一样在血管中四处漂流，脑细胞可以接收来自其它神经细胞的信号，却永远也无法亲身去感受一下什么是痛楚什么是温暖，它们操纵着其它的神经，却像是被其它所有的神经操纵着。

“你可不可以，”脑细胞的声音渐低，“每天讲给我听？”它的声音又明亮起来。

“好啊，你以后有什么想知道的都可以问我。”

“我的名字叫沫，泡沫的沫。”

“我的名字叫屿，岛屿的屿。”

沫的突触末梢，有一种名为多巴胺的神经递质正在向外分泌，它不知道，正是这些神经递质传递着人的喜悦，或者情欲。一种让人上瘾的神经递质。

屿去了好多好多的地方。

与曾经的那无数次都是不一样的，这次是“去”而以前的只能算是“路过”，这次去的是它的灵魂而不只是一具肉体。它发现原来曾经它认为的冷清之处都变成美丽的的了，就像脑细胞说的那样，是很美很美的地方。就像一条通往寂静深处的小路，没过脚踝的凄冷蒸腾成氤氲在空气中潮湿的温暖，确实是温暖的，因为这些温暖，都要记下来，说给沫听。

这样屿的生命就变成有意义的了。

## 5

岛很喜欢寂静的晚上，他喜欢夜空，在明朗的月光背后，仍要固执地黑漆漆的夜空。

就像他很喜欢咖啡，因为他喝咖啡的时候总要用上一口白净的陶瓷杯，还有一只木柄的搅拌勺，这样看上去他就可以和路边大排档和啤酒的小职员有着些许不同了，至少比他们要精致得多。但是他不喜欢喝茶，茶是很高雅的东西，就是喝起来太麻烦了。

他在公司的业绩还算不错，就是比其他同事要忙一点。他的咖啡价格也不太贵，就是比其他人的要浓一些。他的梦想也不算远大，就是比他想象中的要远大了一点点。岛总是无缘无故地回想起大学的日子里一个人坐在宿舍楼顶的天台望着远处 CBD 的车流从他伸出的指缝间穿过，他还会想起高三的时候他和他的女朋友一起坐在走廊的栏杆上看着教室的玻璃窗映出他们身后的晚霞从他们肩膀之间的缝隙中缓缓跌落，他对他的女朋友说高三了我们要好好学习你等着我娶你啊然后他们考上了不同的大学分别坐落在祖国的南方和北方，现在他站在 CBD 的窗前望着楼下的车流向远方的少年的指缝，目光尽头的落日像个失足少女般跌入某个男孩子的臂弯里，然后他说他妈的为什么我的高三到现在都没有结束啊。

咖啡洒在他刚打印好的文件上，棕黄色的液体流淌着显得和窗外沉郁的天空格外得般配。

在一颗死寂的心脏里，一滴血液的回响，便是响彻整个春天的乐章。

滴答。滴答。

“早安。”

“我好怕你今天不会来了。”

“我在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我路过了一个伤口。”

“嗯。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战场，很多病毒、细菌都会从伤口涌入血管，血细胞稍有不慎就会从伤口流出去，那样就再也回不来了。但是仍是有许多巨噬细胞、淋巴细胞、血小板从远处赶来，穿过逃窜的细胞群向伤口奔去，大部分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但这是它们的使命，也是它们存在的意义。”

“你要小心才行呀。我好害怕，哪一天你就不见了。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在等你。”

“你知不知道，我每天都在找你，如果没有你，我的世界就只剩下匆匆了。”

“遇见你真好啊。”

“这个世界很温柔。”

“是啊，因为我的世界只有你。”

停电了。

办公室里的同事们倒像是集体松了一口气，不约而同地拿出了手机……

岛叹了口气，的确他们是太累了，甚至连他都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不停地继续工作，为了财富吗？不，他们生产的大部分财富都被资本家拿去了，而自己赚得的那部分，也只是在生活中必需的开支中支付给了另一些资本家，同时还要养活着自己这具身体，以便继续为资本家们创造财富。是为了名誉吗？那也最多不过是资本家们授予你的所谓“劳动模范”称号罢了，就像是农民为他们养的牛评分等级一样，反倒成了牛之间彼此的笑柄。

他的勤奋，他的隐忍，他的清高，他的自负，将他送进了这座建立在泡沫之上的玻璃楼阁，而他只是在玻璃楼阁之下的泡沫，指不定什么时候就会破灭，连同他充满了玻璃渣的梦

想一起。

破灭。

他看过那部知名的电影《摩登时代》，人们说卓别林用夸张的演技完美的演绎了工业时代的悲哀，但他认为，卓别林确实是完美的演绎了这个时代的悲哀，不过哪有什么夸张的演技，演员都只不过是陈述事实罢了。这就像近年的高考作文题中不断提及的“螺丝钉精神”一样，都是资本家们陪那些未经世事的孩子玩的游戏。

飞蛾扑火。落了一地火花。

他收起台灯，拿出了手机。办公室里，是流光溢彩的万家灯火，一如他曾经向往的世界。

他打开那个名叫王者荣耀的游戏。

“没有心，就不会受伤……”姐已娇嫩的声音。

他猛喝了一大口咖啡。

## 8

真是热的不像话。

屿无意中蹭了一下血管壁，又快速地缩了回来，仿佛那灼人的炎热是什么粘稠的液体，令人嫌弃地想甩掉它，却又无法甩掉，这粘稠的血液！——殊不知它自己也是血液的一部分。

越接近脑部血管，便越是热的厉害。它算是体会到什么叫做热浪了——心脏一起一搏地将血液往毛细血管推送，热浪便随自己的前进一阵一阵地扑面而来。这本该是静止的热在小小的血管之中搭就十八层浮屠般的天梯，然而这天梯顶端并没有令人心驰神往的空中楼阁。

不，屿望着心中那座小小的城堡，城堡里没有公主，公主在天梯顶端，在那热浪的泉眼中，脑细胞还在等着它讲故事。

你要等着我，我不仅还有没讲完的故事，我还有一句话想对你说。

我喜欢你。

屿在血管中大喊。可声音却像是被这没有尽头的管道给吞没了，只有旁边的血管壁传来几乎听不见的爱理不理的回声，像往常一样。几乎可以听得见的是皮肤表层呼啸着的风声，呜咽成无数恶鬼的咆哮。它更加急促地向脑部赶去。

原来脑部血管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热，不过也许只是它习惯了，就像它曾麻木到忘记了寂寞一样。脑细胞依旧安静地等待在血管旁边，正如它们最初的相遇，只是脑细胞看起来并不像当时那么晶莹剔透了，多了几分浑浊在身旁的朦胧。

“这具身体好像发烧了。” 屿说。

“这具身体的主人最近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越来越不健康了，脑细胞的生活环境本来就在不断恶化。” 沫的声音，是有气无力的沙哑，像一只失掉胶塞头的口风琴，沧桑过岁月的怜爱。“对不起，我不能再陪你了。谢谢你给我讲的故事，我没有办法还给你了。”

“沫，你相信永恒吗？”

“屿，你相信宿命吗？你说的，该来的躲不过。”

屿没有回答。

“细胞死后会去哪里？” 沫问。

“会变成新的细胞吧。” 屿回答。

“我想变成红细胞。” 沫说。

“为了自由？” 屿问。

“不，为了遇见你。” 沫笑了。

沉默，永远的沉默了。

“傻瓜，红细胞是没有细胞核的啊。”

它没有来得及再认真地端详一次沫的躯体，那样洁净的躯体，即使是隐没在那片浑浊中，它就这样被继续向前涌动的血流冲走了。

屿的心碎落成一片皑皑白雪，是初冬大城市路面上被汽车轮胎扬起的几朵晶莹剔透的雪花，又被后面的汽车压成了一片薄冰，不带着任何感情地映射着这个五光十色的城市。

夜像是一杯苦茶，越熬越清醒。

人们总要贪婪地从夜色中汲取生活，仿佛这样就可以弥补白天被榨尽的匆匆。几平方米的脏乱里，闪烁着王者峡谷中，浩浩荡荡的厮杀，和微弱的屏幕灯光下，岛胡子拉碴的脸庞，还有他喝到一半的速溶咖啡。



他知道自己发烧了，烧到自己还有点庆幸，毕竟公司给他们员工买了医疗保险的，况且自己养好了身体，除了继续给老板们卖命，还能干些什么？最近又有几个同事辞职了，有关系的也调到管理部门去了，以前三四个人干的活压到一个人身上做，做不完还得扣工资。岛的公司做的是石油生意，今天看到新闻上说美国又在打压油价，部门经理号召员工说咱们要勒紧裤腰带共同挺过油价寒冬，今年的奖金就先不发啦……岛心想扣员工奖金有什么用，你有本事就学美国把自家的油井封了，去买俄罗斯的廉价石油啊……

今夜的夜色很是深沉。

对面那座大楼里，最后一小格明亮的窗户也融入了迷人的夜，于是夜色真的很深很深了，只剩皎洁如纱的月光，以及月光下王者峡谷对面露娜五杀的绝色，回荡在这广漠的夜色中。

岛操纵的九尾狐妖姐已念着她的台词：

“没有心，就不会受伤。”

像是孤岛上最后一块沙石被海沙淹没，只是像熄灯一样悄然无声。

10

没有心，就不会受伤。

11

是的，没有心，就不会受伤，屿重复这句话。

它细胞内的碱基开始重新配对，一些新的蛋白质从内质网中喷射而出。它的形体由原本的形状变成了一个标准的球体，然后中段开始凹陷，缢裂成为两个球体，两个变成四个，四个变成八个……

它，不，是它们，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做癌细胞。

它突破了细胞增殖速度和次数的限制，它不再属于它的心，它的心早已随脑细胞一同死去了。或者说，这颗心，本就不该活过。所谓温暖，不过是为了给你更刻骨铭心的严寒；所谓光明，不过是无边无际的黑暗中挣扎的火花；所谓美好，仅仅是为了让你知道，什么叫做

悲哀。

它本就生活在悲哀的世界中，但悲哀的只是它学会了悲哀。这是它唯一的悲哀，也是最后的悲哀。悲哀也要和心一同死去的，从心中溢出来保留着的，是装不下的仇恨。

孤岛沉入海底，升起来的是大陆。

烟火里的尘埃，终于变成了照亮整个天空的烟火，然后原本夜空中的烟火都将不复存在。

12

岛的去世是两年后的事了。

到最后也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反正不是死于癌症。他的病倒也怪得很：癌变的部位很罕见，是一个意外混入血浆中的早幼红细胞引发的癌症，因此扩散速度也很快，三个月就扩散到了全身，可就在他几乎全身器官都几乎衰竭、医生已经无计可施的时候，他的病又突然停止了恶化，癌细胞数目慢慢开始减少，连医生都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认为这是癌症医学史上的奇迹。结果昨天医生发现他死亡的时候，他的呼吸器并没有套在嘴上，医生把护士找来，可是所有的护士都认定他的呼吸器之前明明是戴好了的，医生也无奈，告诉家属岛死于癌症病情突然恶化，家属问那提前付了半年的住院费可以退回来不，医生说这前半年的住院费也不收啦，这件事便不了了之。

15

屿又回到了脑部的毛细血管。

就像杀尽了天下人的武士踏着鲜血荣归故里，无奈故里早已血流成河。

细胞核内的一段抑癌基因开始转录，所有的癌细胞停止繁殖，衰老的癌细胞开始自我水解。它本该在开始癌变的那一刻就清除这段基因的，这段基因的存在意味着它永远都不是一个真正的癌细胞。

但是它永远都不会清除这段基因，因为这段基因，还储存了一段记忆，一个细胞的记忆。

【 “你去过很多地方？对吧。”

“我的名字叫沫，泡沫的沫。” 】

岁月裁开的丝线，被命运拧成绳索，名之羁绊。

这是从开始就注定了的溃败。

岛挣扎着醒来。世界变得粘稠，像是实质的黑潮一般将他包笼。

他望着自己脸上的呼吸罩和旁边一直起伏的心电图。

他缓缓抬起酸痛的右手，像是郑重地完成这凝重的仪式。

他终于将手放在了自己的呼吸罩上。

用力一拉。

他望着那不停跳动的心电图渐渐归于平缓。

那曾承载着孤岛的海平面也终归平静。